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唐大和上東征傳



4113

研究所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唐大和上東征傳

〔日〕真人元開著

汪向榮校注

中華書局

1979年·北京

中外交通史籍叢刊

唐大和上東征傳

〔日〕真人元開著 汪向榮校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4¹/₄ 印張 5 插頁·70 千字

1979 年 8 月第 1 版 197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14,500 冊

統一書號：11018·803 定價：0.47 元

目 次

前言	1
鑑真簡介	3
《唐大和上東征傳》作者及版本簡介	10
《唐大和上東征傳》	33

附錄:

一、《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鑑真傳》逸文	103
二、《宋高僧傳·唐揚州大雲寺鑑真傳》	112
三、《神僧傳·鑑真傳》	114
四、鑑真和上三異事	114
五、鑑真年表	119

附圖:

- 一、揚州法淨寺鑑真紀念堂
- 二、鑑真紀念堂內鑑真楠木像
- 三、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
- 四、日本唐招提寺內鑑真乾漆夾紵像
- 五、唐招提寺題額
- 六、鑑真手跡
- 七、唐大和上東征傳版本書影
- 八、鑑真東渡路線圖

前 言

唐代中國和日本交通頻繁，使者和僧人往來不絕。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唐天寶十二載（公元七五二年，日本天平勝寶五年）東渡，並於十年後圓寂於日本的鑑真和尚。鑑真是我國唐代著名的僧人，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但有關鑑真的文獻資料，留傳下來的不多。除了幾篇僧傳外，就只有日本元開的《唐大和上東征傳》。僧傳一般比較簡略，而《東征傳》卻較詳細地記述了鑑真等一行備嘗艱辛東渡日本的事迹。現在，我把《東征傳》整理校注出版，供研究中日兩國關係史和文化交流史參攷。

《唐大和上東征傳》成書於公元七七九年，當時抄寫流傳，就有各種不同的本子，出入不少。現存最早的觀智院甲本就有不少錯誤。比較後出的《羣書類從》本是錯訛較少的本子。現在我以《羣書類從》本（簡稱羣本）為底本，校以觀智院本（簡稱觀本）和戒壇院本（簡稱戒本）等本，力圖校出一個較好的本子。除有確切根據外，不妄自改動。對校改的字，在注釋中加以說明；增添的字用方括號區別。

本書注釋，主要着重在地名、人名和專有名詞。有關的前人研究成果，盡量加以吸收；有錯誤的加以訂正。由於本書內

容範圍較爲廣泛，本人學識有限，注釋中錯誤的地方，在所難免，請讀者不吝指正。爲了閱讀、研究方便，我寫了《鑑真簡介》和《作者及版本簡介》二文，置於正文之前，使讀者對鑑真的歷史和本書作者、版本情況，有一個大致的瞭解。我還把有關鑑真的其他資料，收集整理作爲附錄，附於本書之後，供讀者一併參閱。

二十年前我就開始本書的校勘工作，當時曾得到日本安藤更生、實藤惠秀兩博士的指導與幫助。安藤更生是近代日本方面研究鑑真的著名學者，他不但替我把觀甲本、羣本從日本全部照相寄下，而且還在不同的意見上給我啟發。其後我的校勘工作因故中斷。直到最近，才又有機會得以將此工作完成。安藤博士沒有能見到本書的出版而以七十高齡在九年前謝世了，在此特致悼念之意。

汪向榮 一九七九，三月

鑑真簡介

鑑真，俗姓淳于，唐中宗嗣聖五年（公元六八八年）出生於現在的江蘇省揚州市。揚州在當時是一個十分繁華的城市，不但在國內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在國際貿易和對外關係上，也是個重要的城市。唐代我國佛教盛行，鑑真的父親就是個佛教徒，曾在當地大雲寺隨智滿禪師受戒。鑑真十四歲時，隨父親一同到大雲寺參佛，公元七〇三年^①，鑑真十六歲的時候，進大雲寺當沙彌。兩年以後，即十八歲的時候又受了菩薩戒。替他授戒的戒和尚是當時很有名的道岸律師，道岸當時被譽為天下四百餘州的“受戒之主”，也是唐中宗李顯的授戒師。鑑真受戒後，就隨道岸學習律學，公元七〇七年隨其師到達洛陽。次年又到長安，三月二十八日在長安名刹實際寺隨弘景禪師受具足戒。依據當時的規定，一個佛教徒受了具足戒，才能作為政府承認的僧侶，取得講授資格。那時鑑真才二十一歲。以後五年間，他在洛陽、長安各寺潛心研究三藏，鑽討律學。公元七一三年他二十六歲時，開始講經弘法。不久他回到淮揚故鄉弘法布道。從那時開始，到他東渡日本時四十年中間，鑑真一共講律、疏四十遍，律鈔七十遍，輕重儀及羯磨疏各十遍。並且還在講授之間，建寺、造像，開無

遮大會供養十方衆僧，縫袈裟三千領送五台山僧，抄寫《一切經》三部，各一萬一千卷，經他剃度得戒的共有四萬餘人。公元七三三年道岸的弟子義威律師去世以後，鑑真被譽爲江淮一帶遠近知名的授戒大師。當時著名的高僧辯秀和祥彥、法進、靈祐等，都是鑑真的弟子。

公元七四二年十月，鑑真五十五歲，日本留學僧榮叡、普照兩人從長安到揚州來拜謁鑑真。榮叡、普照是公元七三三年隨日本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入唐的學問僧。他們兩人入唐的目的是延聘高僧到日本授戒。上次遣唐使團回國時，他們曾招聘僧道璿和婆羅門僧菩提等，現在他們又來拜禮鑑真，目的也是請其東渡，到日本去傳道弘法，並擔任授戒大師。當時的日本，由於階級矛盾相當尖銳，人民生活極爲困苦，奴隶主統治階級內部鬥爭也很激烈。由於統治階級的橫斂苛征，大批不堪負擔的人民都紛紛逃亡。當時日本的寺院持有免賦免課的特權，因此有些人就自戒私戒爲僧，或投靠寺院當僧祇戶，以逃避沉重的課役負擔。所以寺院僧籍奴隶主勢力的擴展，直接打擊和影響了世俗奴隶主的利益。爲了保護世俗奴隶主的利益，當時的朝廷曾一再下令整頓，但均沒有收效。再加上當時鬥爭的需要，執政的貴族、奴隶主們想直接掌握僧籍，使之成爲他們所能利用來作爲服務的工具。因此當公元七三三年元興寺隆尊要求舍人親王轉奏，到中國去聘請高僧，俾日本也能像中國那樣，非經三師七證不能稱爲入道，不能取得僧籍時，立刻得到了批准，並派榮叡、普照參加遣唐使團擔任

赴唐招聘的工作。榮叡、普照兩人雖然已請了道璿，但由於道璿威望不高，所以兩人於唐天寶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即入唐十年後，又到揚州來敦聘鑑真。那時鑑真已是淮南江左有名的律僧，當然是招聘最好的對象。

兩人向鑑真說明來意後，很快得到了同意，鑑真弟子中也有二十一人準備隨行。當時唐朝對渡航到國外，是限制很嚴的。他們爲避免麻煩，詭稱到天台山國清寺供奉。但不久就爲隨行的高麗僧如海誣告，說他們與海盜有勾結；官廳就搜查他們，捕去了日本僧和道航。以後雖弄清而無事釋放，但航海準備的東西給沒收了，第一次就這樣以失敗告終。

公元七四三年十二月鑑真又準備二次東渡，用鉅款向當時擔任嶺南採訪使的劉巨鱗買了艘軍用船，又準備了不少乾糧、佛像、經疏、佛具、香料、藥品，還招集了些技術人員共八十五人，十二月從揚州出發。剛駛出長江口就遭到颶風的襲擊。等船修好後第三次出發再航。到舟山海面又觸礁，登岸三天後被救，安置到寧波阿育王寺。此後一年多時間中，鑑真雖在那裏休息並到附近地區巡錫授戒；但政府當局因循當地佛徒之請，以誘使鑑真出國爲名逮捕了榮叡。這第三次又失敗了。

這種迫害沒有改變榮叡、普照的決心，也感動了鑑真，因此沒有多少時候他們又準備第四次下海東渡，公元七四四年他們準備從福州出發。先讓法進帶了人到福州去準備，然後鑑真一行三十多人又以向天台山國清寺供奉爲由，從寧波出發，以冀到達天台後，再秘密到福州出發。可是正從天台向沿

海進行時，由於鑑真弟子靈祐和當地諸寺三綱怕鑑真年老，東渡涉海要冒險，而上書採訪使要求阻止；這樣在黃岩縣的禪林寺追到他們後，又被送回揚州，這第四次出海又告失敗。

公元七四八年，榮叡、普照兩人又到揚州崇福寺拜謁鑑真，再度計議東渡，於是又像五年前那樣作第五次東渡準備。六月二十七日從崇福寺出發，到舟山羣島停了些日子，三個月後再度駛航過海時又遇到颶風，在海中漂流十四天向西南方向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這樣，第五次航海又失敗了。在海南島，一行人受到了當地佛教徒地方官馮崇債的招待供養，並在他護送下，從海南島回到大陸，取道廣西、廣東、江西、江蘇而回揚州。這次航行中，最大的損失是，鑑真不但失去了敦促他東渡的日本僧榮叡和所愛的弟子祥彥，而且他本人的雙目也因醫治無效而失明了。

公元七五三年，鑑真已是六十六歲的高齡了。十月，日本的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在原日本留學生，當時已担任唐朝官吏的阿倍仲麻呂陪同下來到揚州延光寺，拜禮鑑真和尚。告訴了日本遣唐使已向唐玄宗提出要求而被拒情況，並探詢鑑真本人的意見。

那時的鑑真雖已耄齡盲目，而且還經歷過五次出海的失敗，但他仍沒有灰心。終於在十月十九日離開了揚州龍興寺，踏上了第六次的征程。到蘇州後又經過一些挫折，十一月十六日才從揚子江口的黃泗浦駛向日本。十二月二十日，他們所乘的船到達鹿兒島秋目浦，正式踏上了日本國土，完遂了鑑真十

二年來的心願。而乘坐第一號船的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呂却被漂到越南，以後雖繞道到了長安，却再也沒有回到日本。

公元七五四年二月四日，鑑真一行踏上日本國土四十多天以後，經過太宰府、大阪而到達了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受到當時統治者和道俗的盛大歡迎，迎入東大寺唐院安置。不久又替聖武上皇等授戒，被委担任大僧都的高位和授戒傳律的大權，規定日本僧徒非經其授戒不予承認。可是當時日本統治階級的尊崇鑑真是有目的的。他們希望通過鑑真把僧尼直接控制起來。而鑑真弘法的指導思想，却是想讓佛法得到更廣泛的流傳。因此在聖武天皇死後不久，鑑真就被免去僧綱之任，而專事僧徒教育之責；同時一些保守勢力還誹謗、反對他，致使他不能不離開東大寺唐院，而自立一個“唐律招提”以作為他傳律弘道的根據地。後來在他和他弟子思託、如寶等慘澹經營下，“唐律招提”不但收歸成官寺，而且還成了律宗的祖廟，一直到今天。而這位不辭勞瘁東渡的中國高僧，終於在七六三年寂化，埋骨在他歷盡艱險而終於到達，並且播下了友好種子的日本。

鑑真一行對於日本文化史、宗教史上究竟起了一些什麼作用呢？

不用說，律宗是由鑑真開創的。今天日本律宗以他為開山祖，以唐招提寺為總本寺；除了南山律宗以外，在日本宗教思想界上起很大作用的兩大動脈——天台宗和真言密宗的開

創，和鑑真一行也是有很大關係的。從鑑真東渡時所携經疏看來，其中有不少是天台和真言兩宗的，而天台的開創者最澄，真言密宗之祖弘法兩人在年輕時所仰以進學的，都是鑑真的遺澤，因此事後他們追述中還不斷感懷這遺德。安藤更生說鑑真是個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的人，同時也是替以後平安文化開道的人。這話是很恰當的。

《續日本紀》說，當時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經典，因為都是從朝鮮半島傳入，祇憑口口相承而傳襲下來的，所以各本間都不一樣，錯誤也多。鑑真一行到達以後，日本政府就把校正經疏中的錯誤一事，委給他們。當時鑑真雖已盲目，但其記憶力極強，因此就憑他的記憶，對這些經卷一一加以訂正。

日本史籍上還記載着鑑真用鼻嗅的方法，把正倉院所藏藥物一一加以辨正，並說明它的用途的事。江戶時期以前，日本的藥商都還奉祀他為始祖，這當然祇是出諸傳說。但在《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是列有《鑑上人秘方》一項的；而在《醫心方》中也有一條，據說是鑑真所傳，那當然是不一定可靠。不過從這上面也可以說明日本的漢方醫藥或多或少是受過鑑真一行影響的。

但使人最感興趣的，還是鑑真一行在日本美術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貢獻。我們都知道，奈良時代在日本美術史上是燦爛輝煌的時代，而鑑真一行到來以後，奈良後期的美術又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把日本美術史推進了一步。

鑑真到日本時，曾携有兩王（羲之、獻之）的真跡法帖，弟

子中又有寫一筆好王字的，這對以後日本書法界流行王字這點是有極大關係的。唐代在中國民間，早就很難見到二王真蹟了，所以帶到日本後，極受珍視；孝謙天皇特別在東大寺大佛前作大獻物帳，把它獻給大佛。雕塑方面，像乾漆夾紵像，就是在這時由鑑真他們把這技術帶到日本的^②。唐招提寺的木雕羣，可以說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點（當然這些木雕，並不都是那時代雕的；但有的可能是鑑真弟子或隨同東渡的技術工作者指導下開始工作，而完成在後的）。建築方面也是這樣。唐招提寺的設計，多半出諸隨鑑真東渡的弟子之手，有些還有記載可查，例如西大寺的塔出諸思託之手。招提寺的建築，怕出諸如寶之力頗多。

唐代鑑真東渡日本，對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我們應該學習鑑真這種爲中日友好不屈不撓的獻身精神，繼承和發揚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使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注 釋

① 《東征傳》作十四歲出家。但《大和尚傳》作十六歲出家，這裏據此。《東征傳》中仍其舊。

② Ernest F. Fenollosa: 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London, Heinemann, 1912。

《唐大和上東征傳》

作者及版本簡介

《唐大和上東征傳》(以下簡稱《東征傳》)是到目前為止所能見到的，有關鑑真和尚史料中最完整和最翔實的原始資料，也是唐代中日交通關係史上最早的詳細記錄。但是由於這本書是在一千二百多年以前在日本撰述的，那時只能靠着輾轉傳抄保存下來，因此抄錄上的遺漏、錯誤就在所難免，有的還有竄改和增刪的情況。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東征傳》的傳本不止一種，其緣故就在這裏。在這許多傳本中，不但在文字上還有很大程度的相異、出入；甚至書名也不完全相同。爲了恢復其原來面目，摒除一些由後人妄增或竄改的文字，有必要對本書作出仔細的校勘。現在本書校勘之前，先將本書作者及版本情況，作一大概的介紹於下。

一、書 名

本書書名據最早的抄本觀智院本(觀甲本)和高山寺本的題名看來，正式名稱是：《唐大和上東征傳》。但也有名之爲《過海大師東征傳》、《鑑真和尚東征傳》和《鑑真和尚傳》，也有單稱爲《東征傳》的。這都是由於戒壇院本所用的書名而化出的。

戒壇院本所用的正式書名是：《法務贈大僧正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

戒壇院本是本書的第一個刊本，日本桃園天皇寶曆十二年（公元一七六二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時，東大寺戒壇院爲了紀念其祖師鑑真和尚的一千年忌辰而開板印刷的。發刊以後不久，因爲書名上帶有“東征”兩字，觸犯了當時執政者德川幕府的忌諱（當時德川幕府在江戶即今東京，位於奈良京都之東，因此“東征”意味着征討德川幕府，犯了忌諱）。所以就被禁止流傳散佈。以後，戒壇院又把木板上的“東征”兩字挖去而再印了一次，流佈在外。因此在後來所流傳的戒壇院刊本《東征傳》，其書名就變成了《法務贈大僧正唐鑑真過海大師東征傳》了。當時根據這個刊本而傳抄的，可能覺得這個書名太長，因而有將其簡化縮成《過海大師東征傳》或《鑑真和尚東征傳》的。

也有將本書和思託所撰《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上鑑真傳》相混，從而稱本書爲《略傳》的。這一點在下面將比較詳細地加以談到。

二、著 者

《東征傳》的著者，除觀智院所藏乙本（觀乙本）作“天台沙門思託與真人元開撰”外，其他版本均作“真人元開撰”。而觀乙本除了其抄寫時間較古以外，實際上是個不足稱道的版本，很難爲據。

真人元開，就是日本奈良時代（公元七一〇——七九四年）著名的文學家淡海三船。

三船是天智天皇的後裔，池邊王之子，生於元正天皇養老六年（公元七二二年，唐玄宗開元十年），死於桓武延曆四年（公元七八五年，唐德宗貞元元年），終年六十四歲。《東征傳》是他五十八歲時所撰。關於他的事蹟，《續日本紀》中有很簡單的記載：

“三船性識聰敏，涉覽羣書，尤好筆札。”

《大日本史》比較詳細，說：

“淡海三船，葛野王孫，父曰池邊王。三船初爲諸王。勝寶三年（公元七五一年）賜姓淡海真人，尋爲內豎。八歲（公元七五六年）爲藤原仲麻呂所譖，囚於衛士府；出爲尾張介，授正六位上。寶字中（公元七五七——七六四年）爲山陰道巡察使，尋進從五位下；歷參河守、文部少輔。八年（公元七六四年）遷美作守，爲造池使，修近江陂池。仲麻呂反，欲據近江，先遣使調發國中兵馬；三船時在勢多，與判官佐伯三野謀，縛使人及同惡者。以功授正五位上、勳三等，爲近江介，遷中務大輔兼侍從。神護二年（公元七六六年），賜功田二十町，傳其子；尋補東山道巡察使。景雲初（公元七六七年）加兵部大輔。既還，別所判事狀上之，不稱旨，責授太宰少貳。寶龜中（公元七七三——七七七年），稍遷刑部大輔，歷大判事，爲大學頭兼文章博士，進從四位下。延曆初（公元七八二年）兼因幡守，爲刑部卿。四年（公元七八五年）卒，年六十四。三船爲人聰敏，博涉羣書，善屬文，名高於一時；嘗奉勅定神武以來諡號。其後裔濱成高主及同族九人，貞觀中（公元八五七——八七六年），賜姓淡海朝臣。”（卷二一四）

日本東大寺僧宗性在建長元年(公元一二四九年，宋理宗淳祐九年)起，用了三年時間所抄錄的《日本高僧傳要文鈔》中，錄有一部份思託所撰述的《延曆僧錄》逸文，其中有淡海三船傳。思託所記是這樣的：

“淡海居士傳刑部卿”

“淡海居士淡海真人三船，又曰元開，近江天皇之後，錫得天枝流海源，別賜真人姓。童年厭俗，忻尚玄明。於天平年，伏膺唐道璿大德爲息惡，探閱三藏，披檢九經，真俗兼該，名言兩泯。勝寶年有勅令還俗，賜姓真人。赴唐學生，因疾制亭。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眷屬，常修梵行。求會真際，故奉太微之圓覺；順時俗，故奉法寶王。”(《日本高僧傳要文鈔》卷三)

根據上面的記載，可以知道淡海三船出身於貴族，到三十歲時，才奉命還俗而進入宦途的。當鑑真和尚沒有東渡來到日本之前，他就曾得到比鑑真先東渡到日本傳華嚴宗(賢首宗)的唐僧道璿的教誨。及鑑真和尚東渡成功，到達奈良以後，他也曾受其化導。

淡海三船對內典的造詣頗深，這些可以從《東征傳》的行文中見到；而其嚮往之情，更流露在《東征傳》後面所附的五律《初謁大和上二首并序》中。他不但在序中說：

“弟子浪跡羣塵，馳心真際，奉三教之有地，欣一覺之非遙。”

而且還在後一首詩里面，明白地表明其心情。詩是：

“我是無明客，長迷有漏津。今朝蒙善誘，懷抱絕埃塵。道種將萌夏，空華更落春。自歸三寶德，誰畏六魔瞋。”